

上海松江有一家书店，据说比台湾诚品书店还有品味——

# 钟书阁 书之殿堂

本报记者 曹玲娟

钟书阁位于上海郊区，周边环境却美，是沪上以英伦异国情调闻名的泰晤士小镇；石板路、哥特式教堂、维多利亚式露台……让人仿佛漫步在欧洲。钟书阁仿欧式殿堂的正门融入街景，两侧的玻璃幕墙上镌绘着来自各国名著中的精彩段落。

步入钟书阁，透明玻璃地板下是书格，两侧书架高耸。一楼营业区域设计源自中国河图洛书的九宫格，每一格就像一间独立的书房，黑胡桃木书架上摆满书籍，大多是读书人心爱的经典人文艺术类书籍。书店推崇随性阅读，书架之间安放了诸多座位，辅着柔软的坐垫。书店甚至在临街窗下书格间设了张边榻，读者可以像在自己家一般从容而卧，抚卷沉思。

如果说楼下是“人间阅读”的理想模样，那么二楼就像是设计师所形容的“天堂阅读”。挑高穹顶与欧式装饰带来一种庄严的殿堂感，透明穹顶处漏下的阳光成了理想光源。空间呈“回”字分布，正中立柱镶嵌着镜子，全白空间立着白色书架，仿佛位于天际云端，不禁让人想起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句话：如果有天堂，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

这家人心目中的“最美书店”，甚至被形容为“书殿”。

## 我要开自己心目中的书店

“我认为实体书店是夕阳产业。”上海钟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浩直言。

有趣的是，他却坚守在这个夕阳行业20多年，还建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“最美书店”钟书阁。时代巨浪冲刷之后，一批各具特色的实体书店重又成为人们心灵栖息的家园。钟书阁的存在，证实了实体书店业的回暖。

2013年4月23日，钟书阁书店选在“世界读书日”开业。时值实体书店寒冬，它却迅速获得了读者的喜爱。最高峰时，这间几百平方米的书店一日接待了七八千名读者。2015年的“世界读书日”，钟书阁二期建成，新增充满童趣的绚丽童书馆。

打造钟书阁并不轻松。一期光设计费就花了40万元，装修花费更过千万，这对于正处于寒冬期的实体书店业而言，实在是大手笔。

“虽是夕阳产业，一大批实体书店会被淘汰，但实体书店不可能消亡，只要我们做好服务，实现转型，实体书店不仅可以生存，还能有更好的发展。”在金浩看来，“我国十多亿人口一定能支撑几千乃至万计的实体书店存在，钟书阁要做的，就是成为其中之一。”

金浩自我定位是“做生意的”，可见过他的人都觉得他更像是读书人。他去外地出差，总会逛书店。平日里，金浩常在自家书店和读者坐在一起读书。他不会大谈特谈自己有多爱这家书店，但他以自己女儿的名字命名书店，钟书阁就像是自己的第二个孩子。金浩的初衷很简单，“就是开我自己喜欢的书店，我心中最美的书店”，因为“我这个人做事情老是想把事情做到最好，做到极致”。

## 做书店要有一点痴气

师范专业出身的金浩曾任一所小学的校长。这所农村学校在金浩的管理下连续两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学校，他本人也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校长。1995年，35岁的金浩却辞职办起了钟书书店，他开的第一家书店只有60平方米，第一天的营业额只有30多元。

“不灰心，做书店是要有一点‘痴气’的，头几年肯定亏钱，但只要服务好，顾客就会越来越多。”金浩说。

有一家钟书书店，刚好在一家大型书店的对面。“读者都到这边来买书，为什么？我们是小书店，可服务好，品种齐，我们的员工会主动去了解读者要什么书。”金浩回忆。

20年的努力，不包括旗舰版的钟书阁，它成为上海钟书实业有限公司，成为中国十大民营图书企业之一，如今旗下保持有16家书店。

“我就想做图书，赚了点钱就是开家书店。别人要来投资也拒绝了，我要开的是自己心目中的书店，宁可发展得慢一点。”金浩常说自己很幸运，“我把自己喜欢的事当做事业来做，安安静静地享受书香。”

## 图书才是书店的灵魂

如何打造一家“最美书店”？“选书很关键，钟书阁要做读书人的书店，必须挑选真正适合他们阅读的书。”金浩说，自己请过不少专家来提出选书意见，现在摆放的书籍，已是经过几轮淘汰后的版本，“都是符合书店定位的图书”。

环境美、书美还远远不够，“书店是不是算成功，关键是看能不能为读者服务。”开第一家书店时，金浩就提出了“为读者找好书、为好书找读者”的经营理念，要求员工对于读者的需求必须第一时间满足。读者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书，就实行读者缺货登记制度；书店里没有的书，一遍遍打出出版社的电话去采购；年代久远连出版社都找不到的图书，就去其它书店找，买回来后卖给读者，宁可亏钱，也要赢得读者的心。

大批老书虫找到钟书阁，因为很多图书版本在别的书店找不到，在这里可以找到。书店里还有不少其它书店几乎买不到的书，比如168册一套的《乾隆大藏经》，开业没多久已经卖掉2套。

“坚守实体书店，是我相信热爱纸书的还大有人在，当然前提是要有自己独特有效的经营方式。20年的发展事实证明我们已找到了一种盈利模式。”金浩说，“我对图书行业有信心。但现在实体书店并未完全度过转型期，洗牌并未结束，未来书店还会越来越少，只有把书店开到最好，读者喜欢来，才有生存的空间。”

不算固定资产折旧，钟书阁已在开业第三年实现运营成本的持平，其中利润2/3来自图书，1/3才是阅读区域内提供的茶饮，尽管后者利润率更高，但金浩有自己的坚持。“书店的灵魂是图书，饮品是我们提供给读者润喉的，怎么能成为主流？”

金浩并不赞同现在的一种趋势，“全国好多大书店都在一窝蜂地改造，然后摆很多文创产品售卖，说是特色书店，图书却少了，就像书店的魂没有了似的。”

钟书阁，为实体书店探索出了一条图书至上的发展路径。



钟书阁富有设计感的门面 游牧者 6969\_摄



书的地板 游牧者 6969\_摄



钟书阁内景

(百度图片)



## 从《老残游记》说到刘鹗

王兆军

《老残游记》堪称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朵奇葩。

作者以摇串铃的江湖郎中老残两个月的游历为主线，串联起晚清社会一幅幅众生相。被人称为老残的江湖医生铁英是个正面人物。他以行医糊口，自甘淡泊，不入宦途，看上去颇为逍遥，但却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，同情百姓痛苦，尽其所能解救一些身处困苦的人。随着老残的足迹，读者可以清晰看到山东一带社会生活的概貌：封建官吏大逞淫威，肆意虐害百姓，造起一座活活地狱。

小说的突出处，是揭露了过去文学作品中很少涉及的“清官”暴政。“赃官可恨，人人知之。清官尤可恨，而人多不知。盖赃官自知有病，不敢公然为非，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，何所不可？刚愎自用，小则杀人，大则误国，吾人亲眼所见，不知凡几矣。”历代小说中，清官多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人物。刘鹗笔下的“清官”，却是一些“急于要做大官”而不惜杀民邀功，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。

书中人物玉贤是以“才能功绩卓著”而补曹州知府的。在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，衙门前12个站冤死站死了2000多人，九分半是良民。于朝栋一家，因和强盗结冤被栽赃，玉贤不加调查，一口咬定他们就是强盗，父子3人就断送在站冤里。董家口一个杂货铺掌柜的年轻儿子，因酒后随口批评了玉贤几句，就被他抓进站冤站死。玉贤的逻辑是：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，若放了他，一定不能甘心，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。老残题诗道：“冤埋城网暗，血染顶珠红，杀民如杀贼，太守是元戎。”书中另一个人物刚弼，也是“清廉得格登登”的清官，他曾拒绝巨额贿赂，但却倚仗不要钱、不受贿，一味臆测断案，枉杀了很多好人。他审讯贾家13条人命的巨案，主观臆断魏氏父女是凶手，严刑逼供，铸成骇人听闻的冤狱。

《老残游记》的艺术成就在晚清小说里是比较突出的。以该书的内容看，作者应该是一位具有完美的人品、卓越才华和现实批判精神的佼佼者。而事实上，作者刘鹗却是一位擅长潜规则，多次帮地方官们进京行贿的干将。他曾带“字画数十件余”前往行贿身居高位的老乡翁同龢，翁先生相当反感，在日记中记下了详细情况：“以为邪蒿之据。”翁同龢还记录过刘鹗“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办铁路”的劣迹。

刘鹗曾任职于外国人在山西开办的开矿公司福公司。公司老板卡罗沙第一次到北京时，刘鹗正猫在总理衙门郁闷不得志。马建忠一牵线，刘鹗便欣然担任福公司的华人经理。福公司要做中国煤矿生意，最大的障碍就是政策限制。当时矿藏是严禁外资染指的，刘鹗便想了个办法：煤矿在名义上还是国有，自己开采，但因资本不够，便向福公司借借款白银1000万两，福公司获得了山西孟县、平定州与潞安、泽州两府属矿60年开采权中利润的50%，并承担其间所有的开支。该合同名为“筹借洋债”，但既没规定还款期限，也没有规定借款利息，实质上就是变相卖矿。此举侵害到了山西当地窑主们的利益，他们指责刘鹗卖国，山西籍的京官和举人们交章弹劾，声势浩大，当时正值华北仇外气氛活跃，朝廷是保守派当道，于是，山西巡抚胡聘之被勒令提前退休，刘鹗则被开除公职。后来家产被查封，刘鹗被流放新疆。不得意后，写了《老残游记》。

可见，作品和作者的精神、品行未必是贯通一致的。



刘鹗

## “我与中华古籍”创客大赛

古籍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，凝聚了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；创客，是产生于信息时代的创意制造群体，致力创新、开放包容、乐于分享是其精神内核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共同主办“我与中华古籍”创客大赛，自3月中启动以来，目前已向全国各图书馆、藏书楼、相关机构和个人征集并筛选出包括竹简、舆图、铃印、著名典籍、书法、古籍装帧、篆刻、拓本、活字、医书等多种类的图片、图案1160个，形成古籍创意元素。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后将启动大赛环节，邀请全国图书馆工作者、古籍保护工作者、专业艺术院系、创客团队、专业设计人员、社会大众及相关单位利用创意元素设计创意作品。这次大赛，旨在将中国古典文化与当代创客精神完美结合，“活化”古籍，拉近古籍与公众的距离，以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（小章）

## 偷影子的人

董国宾

《偷影子的人》是一部法国畅销书，“销售得比影子消失的速度还快！”法国作家马克·李维在这本让人着迷的书里，从一个人的童年写起，笔尖上流淌着缓缓的忧伤和人间无法扯断的爱。就像看见了一块糖，想甜又无法放进嘴里，忧愁丝丝缕缕，像一根扯不完的线。读者的心也没着没落地悬起放下。

常被大个子同学欺负的瘦弱小男孩，却有超乎寻常的天赋。他可以跟别人的影子交谈，可以知道深藏在别人心底的秘密。小男孩并不快乐，爸爸离开了妈妈，连人影也见不到。小男孩偷走了好友吕克影子，由此知道吕克渴望当一名医生，而不是一个小小的面包师。小男孩想法说服了吕克的父亲，兴奋的吕克终于能学医了。当吕克真当了一名医生，才发现其实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职业，果断回到面包店，重新当面包师傅。看来，光鲜的东西不一定最完美，真正握在手里了，才知道是甜还是酸。

某个灿烂的夏天，男孩在海边邂逅了又聋又哑的可蕾儿，可蕾儿在纸上写出：“你偷走了我影子，不论你在哪里，我都会一直想着你。”男孩的心思陡然成熟了，因为他找准了生命中的坐标。“太阳升起，我们的影子肩并肩拖在人行道上。突然，我看到我的影子倾身，亲吻了可蕾儿的影子。于是，无视于我的羞涩，我摘下眼镜，模仿影子的动作。就在这个早晨，远方防波堤旁的小小废弃灯塔里，灯塔仿佛又开始转动，而回忆的影子正低低向我述说这一切。”《偷影子的人》就这样在温情的笑靥里结束，让人感到无比温暖。

一个瞧不上眼的瘦弱的小男孩，总是站着别人背后，试着成为别人的心灵伙伴，为每个偷来的影子找到点亮生命的小小光芒。每个寻常的片刻，都是最珍贵的记忆拼图。



“北平”这个称呼，已经是很多年前的旧事了，但和它牵系的记忆，始终未随着光阴消退。凭了隔在江海茫茫之外，他无从亲睹的故城模样，这篇那篇、这本那本，他渐渐写出很多文章、不少的书，说的都是他的老北平。

他是齐如山，与王国维、吴梅并称的“戏曲三大家”。后人有“赏梅勿忘齐如山”之说，品鉴他对梅派京剧的贡献。他对民俗学亦颇有研究，学者季剑制评论他“大俗若雅，既旧且新”。他在老北平生活了50年，后来去了台湾。这一卷《北平杂记》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），合拢了《北平》《北平怀旧》《北平小掌故》三册集子，尽诉他的满腔眷恋。

初始读他的文章，只觉得清浅、平易，读着读着，恍然明白淡味最隽永。中国文人的作品，常发思古之幽情，不肯实实在在地说事情。齐如山不是这样的，整本书读下来，看不到半点爱啊怨啊心情如何，他就老老实实地讲他记忆里的老北平，前清官里头有些事儿，哪处的风景最漂亮，巷口小吃哪样最馋人，胡同匠人都有哪些行当，年节时候都是怎么过……一件件数下来，细致妥帖、温语入耳，仿佛梧桐树下、水井边沿，老爷爷在讲故事，不乏幽默和通透，话里隐着生活累积的智慧，那一丝怅惘藏得极好，轻易不肯吐露，听的人却不知不觉陪了他一起怀旧了。

“前清上朝的情形”这一节，最是有趣。“说庄严是非常的庄严，说腐败也非常腐败”。何以如此？且听他细细道来。说庄严，要说各种规矩。官员们哪个时辰上朝，谁骑马谁坐轿，穿什么服饰做什么装扮，哪个门儿进哪条道儿过，兵丁差役要怎么喝道，大臣官员要怎么见礼，样样都有规矩，件件小事儿都乱不得。接着说腐败，这一开说就把庄严的劲头碎成了渣渣：大臣们夜半上朝，全副

披挂地蹲在大街吃早点；遇到下雨天各种形容狼狈，殿前汉白玉甬道摔了一个又一个；最好笑的是，空置的南书房成了太监放置大酱缸用来赚外快的场所，迎风臭气熏天不熏坏了皇上的龙鼻，更熏晕了来访的外国友人。文末淡淡来一句，外国人说笑话，说就以酱缸这件事情，清朝就非亡不可。一篇文章这般收尾，意无穷，意慢慢品。

这就是齐如山的风格，分寸极好。人物掌故难免八卦，然则八卦也有品位高低。比如他说皇帝和妃子难以亲近的尴尬，说皇帝不走的小道上卫生之糟糕以至于遍布人粪，说御膳房偷懒要奸怎么应付每顿伙食，说西太后因为西医鉴定光绪患病而心生恼恨，诸般种种，无不聊不浮滑不摆姿态不故作义愤，点到即止，意在言外，人物个性他不品评，事件始末更无只语，然而风刮于青草之末，一个王朝的衰亡之由，还用得着

## 一纸故城，半卷挚念

——读《北平杂记》

林颀

花费笔墨挑明了说吗？最难忘，故乡的吃食。人会离开，会走得很远，可不管走得多远，最早尝过的那口菜，那个味道永久地烙于记忆深处。尤其是逢着节庆，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元宵，是真的能提醒人时光更替的，在心灵深处漾起一些关于气味和颜色的百般忆绪。来听听齐如山说老北平腊八粥的熬法，做年菜的讲究，饺子馅儿的花样，热热闹闹团团圆圆，这是老北平人的烟火日子。各种节日仪式自然是繁琐的，可是这些仪式里有一种素朴的情感，有了这些老讲究，人们活得庄重，日子沉甸甸得有意义。

齐如山的字里行间，充盈着一种况味。北平已然老去，这些寂寂远走的旧日子，不单是他一个人的，如今的北京大约也是难找到了。而这本赋予过温暖的暖色，好似把一丝一缕的光阴，一句一行刻下来，让终将流逝的繁复岁月变得悠然而大气。